

第十四回 剛而正贈婦無淫 哄新郎一時逃走

詩曰：

婚姻天定莫能移，顛倒悲歡始信奇。
出漢祇因懷國恨，入吳端為救時危。
冰霜自矢堅渠約，膏沐為容悅所知。
誰道痴情俱錯認？赤繩各繫已多時。

楚卿在窗外榻子裏張看，不覺大驚。見衾兒立在天然幾上，把汗巾扣在樓楹上，正想上吊。忙從榻子裏爬進，道：「姐姐，不要短見！」衾兒恐怕來抱他，自己從椅子上下來，仍復大哭。楚卿開了房門，遂上去解著汗巾。又勸道：「姐姐，我主意不差。我後日京裏去了，你在家舉目無親，子剛又嫌疑不便，不要辜負了你的好處。我要鑰匙開燈。」衾兒一頭哭，一邊腰裏取出鑰匙，把楚卿對面擲去，幾乎打著。又頭上拔下紫金通氣簪，擲在楚卿面前，啐道：「我原來在夢裏。」楚卿道：「我當初原說送人事，不是聘儀；後在小姐房中出來，你說我『未得隴先望蜀』，我說隴也未必得。我原來講開的，你自錯認了。」遂嚮地下拾起簪來。衾兒忽走近身，劈手奪去。見桌上有石硯一方，將金簪放在天然幾上，拿起石硯亂槌，把金簪槌個爛爛，用力拗折，卻拗不折，弄彎了。復恨一聲，擲在地下，望外就走。楚卿道：「去不得了。」衾兒見說，立住腳。

楚卿道：「說明了，你婆媳相見就不雅。這裏還是我住處，我喚婦女點燈來服侍你梳裝。」衾兒祇得又走退來，嗚嗚的哭。「虧得我沒爹娘，好苦也。」楚卿聽了，不覺也下了幾點淚，勉強道：「姐姐，好在後邊，不消哭了。」遂喚幾個婦女伴著，自己外邊來。問子剛時，眾人說：「不見多時了。」楚卿一面點燈，一面著人去尋。到了黃昏，都回道：「影也不見。」楚卿心急，又著人四下再尋。自己復到書房，見衾兒還在大哭，婦女勸他不住。楚卿因子剛不見，又不敢催。到了一更，酒筵擺列停當。那掌禮的儂相不曉得，還催楚卿更衣，請新人出來行禮。楚卿道：「不是我，是吳相公做親，如今不知那裏去了。」眾人方纔曉得，尋的是新郎。吹的也不吹，打的也不打，都沒興頭起來。楚卿見眾人歇了鼓樂，冷冷落落，急得個一佛出世。對眾人道：「你們祇管吹打，我自有賞。」也莫可奈何。

及到三鼓，四下的人陸續回復，到處不見。楚卿無主意，在廳上如走馬燈樣轉。忽見前廳五六個人棒頭棍子趕入，門外一人喊道：「不要打！」廳上已打碎了幾件家伙，許多吹手嚇得收拾樂器。再看外面，兩三個人如捉賊的樣子，把子剛肩胛，飛也進來。子剛還不住聲的喊：「莫打！莫打！」

看官，你道為何？原來子剛見楚卿要與他做親，因想：衾兒嚮日一片苦心，豈有奪人之愛、拆散姻緣的理？我今夜逃走不回，他自己自然成親了。時月色甚明，子剛走了八九里，正坐在大路口一塊石頭上，見七八個漢子趕來。子剛躲在一邊，讓他過去。內中兩三個問道：「大哥，可曉得胡楚卿住在那裏？」子剛道：「一直西去八九里，大村上就是。」兩三個道：「我是報錄的，你領我去，我送你五錢銀子。」子剛道：「三日前已報過了。」眾人推了子剛，一頭走，一頭說道：「不是他，是一個遂平縣人，移居在他家的。」子剛急問：「甚麼名字？」眾人道：「是姓吳。」子剛道：「可是吳無欲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正是。」子剛大喜，想要不回，恐怕他們打壞了楚卿家伙，又少不得打發銀子、酒飯，不好連累楚卿。祇得說道：「列位不必亂推，我腳走不動了，略緩些兒。我就是吳無欲。」眾人大喜，齊齊揖道：「不識臺顏，多有唐突，得罪了。恭賀高捷！」一發不由分說，竟把子剛扛了飛走。來到門首，子剛道：「這裏就是。」眾人方纔放下子剛。子剛進來，叫住眾人莫打。楚卿正要問，祇見屏上高高貼起捷報：貴府相公，吳諱無欲高中河南鄉魁第五名——官報陸廷光。」楚卿大喜。

卻說衾兒在房，眾婦女再勸不住，祇是哭。忽聽得楚卿在樓下高叫道：「吳老伯母，令郎高中了！報錄的在外邊，到遂平報不著，特訪到這裏來。」又到書房門首道：「姐姐，恭喜了，子剛兄中第五名，比我還前二名，我主意不差。如今是夫人了，難道別人敢奪你的？快些梳裝，不要錯過吉時。」衾兒方住了哭，卻睡在榻上不起來。楚卿吩咐婦女道：「你們不勸夫人起來，取板子來，都是一百！」眾婦女聽了，遂扶的扶，抱的抱，衾兒也肯了。楚卿快活，自去前廳，安頓報錄的酒飯。大廳上請子剛夫婦花燭，子剛猶自謙讓。楚卿道：「裏邊都說妥了，不須過遜。如今兄已高中，用不著衫了。方纔小弟做的大紅吉服，一發贈足。」是夜，做成子剛、衾兒受用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若素，自九月初二夜與李茂下船，一心念著衾兒，未知吉凶，終日納悶。行至賀村驛，忽生起病來。李茂祇得上岸，尋個尼庵，仍改女裝。上去賃寓，請醫服藥，直至十月中纔好。遂謝別尼姑，一路出臨清州，至楊村驛。若素對李茂道：「舟中納悶，此處離京師還遠，你替我僱輛車兒去罷。」李茂道：「車兒不打緊，祇你小姐兩耳是穿的，被人認出不便。」若素道：「我自有法。」遂與採綠兩個，把粉髻和胭脂，調水搽了耳環眼裏；及調好搽些乾的，把鏡一照，如生成一樣。即時上了車兒，祇檢靜僻處宿歇。

明日行過蕭家村地方，一時下起雨來。正要尋下處，見一個人家門首掛著招牌，上寫著：「斯文下處」。旁邊又寫細字：「挑腳經濟不寓」。若素同李茂進去，店主人見了道：「好個精雅人物，請裏面坐。」李茂道：「俺相公要檢上等房，寧可多些房金。」主人道：「既如此，隨俺來。」進了中間一帶，又穿過三層客座，引到樓前右手兩間屋內。中間一個天井，栽數盆殘菊。外邊一間，鋪兩張板床；裏邊一門，掛几幅書畫。香幾竹榻，甚是幽雅。店人道：「不放外人混雜就是了。」採綠鋪下行李，李茂與宋媽媽做房在外邊。店主送飯來吃了，若素把壁上書畫玩了一回，又伏在窗檻看菊。祇見對窗榻子內一個秀士，旁邊立個垂髫童子。捲起簾兒，定睛一望，道：「好個美少年。」卻見他不住的窺覷。若素避嫌，反退入來。

少頃，那童子送一壺茶來，年可十四五，比採綠轉標致些。入到房中，把若素細看，問道：「相公尊姓？貴處那裏？」若素道：「姓沈，上蔡人。你店主人尊姓？」童子道：「姓龔。」去了。採綠斟上茶來，見是上好細品。若素和採綠、宋媽媽各飲一杯。大家稱讚。忽聽對窗吟道：「輕颺淺笑正含芳，欲托東君費主張。」若素大疑。暗想：這詩是胡楚卿的《花魂》詩。又聽再吟《烏夢》。因對採綠道：「原來胡楚卿在此。你到他書房裏看看，問他是那裏人，在此做甚。他問你，不可說我是小姐，切莫多言。」採綠領命，到前邊來。那窗內的人問道：「可是要進來？」叫童子開了樓下角門，引採綠穿入書房。那秀士立起身道：「大老話講：夫人

坐。你家相公高姓？到此貴幹？」採綠道：「姓沈，家老爺兩省鎮撫。因地方失守，聖上要家老爺賠補錢糧，今公子要上京看親。」他又問：「你公子多少年紀？可曾婚娶否？」採綠道：「十八歲，尚未有聘。相公尊姓？這裏是祖居麼？」秀士道：「我是河南登封人，姓秦，這裏是舅家。你先去，我就來看你相公。」採綠走來回復。若素道：「既不是楚卿，為何誦他的詩？」好生疑惑。祇見秀士步來，接至房中。揖過，就坐。兩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內各暗暗欣羨。秦生道：「不知臺兄下榻，有失迎接。」若素道：「幸獲識荆，不勝榮幸。請教貴表。」秦生道：「賤字蕙卿。敢求臺號？」若素原無預備，見他說個卿字，也隨口道：「賤字若卿。」蕙卿道：「弟雖寓居，但在舍親處，理應盡一主之誼。此間不便細談，乞至敝書齋少敘何如？」若素本不與男子晉接，卻見他文雅，心上又要問他詩的來歷，因說道：「祇恐拜意不專。」兩人推推讓讓，採綠跟著，遂同到他書房來。李茂在旁，又阻不得。暗想：秦相公這樣文雅，如今小姐到他書房，倘或你貪我戀，露出真情怎麼處？宋媽媽也替若素擔著干係。

你道若素與秦生兩下何如，且看下回，便見明白。

[返回 >>](#) [情夢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